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善惡圖全傳 第二十一回 鄧小姐燒香被搶 畜生臉計害鄧端

詞曰：劉項同爭智勇，良平同建奇功，嬴秦絕滅五年中，楚漢干戈繞動。

暗度工他計巧，明修棧道心雄，烏江一戰滅重瞳，韓信功勞最重。右調西江月

話說李大麻子因看觀音勝會，帶領眾人出來。因花夫批評孫教頭桿子，就著花夫與孫建安對紮。孫建安使了幾路，使得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，氣喘吁吁，早被花夫兜襠一桿子挑起，一聲大叫，欲送孫建安性命。沖天賊大叫一聲：「匹夫不要動手，俺鐵頭太歲沖天賊在此！」那花夫聽得沖天賊三字，忙丟下孫胖子，高叫：「衝爺，你今在此！我因訪你，做了乞丐。」沖天賊叫聲：「壯士面善得很，記得在那處會？快快講來。」那人道：「衝爺，你忘記了？我與你同居陝西，因訪得衝爺消了官司，聞得在江南，特地前來。盤川用盡，無奈沿途求乞，前來相訪。不期今日得遇衝爺。」衝爺說：「你姓什名誰？」「俺姓羅名定。」「你莫非江湖上稱為醉天神麼？」「然也。」沖天賊叫聲：「羅爺，何不跟隨大老爺府上？將來富貴不小。」羅爺又問：「衝爺怎生進得李府？」衝爺細說一遍，隨引羅定去見李雷，叫聲：「恩爹，此乃是孩兒同鄉，是一位英雄好漢，乃是羅貴中令郎，名叫羅定，蓋數第一條名槍！望恩爹收入府，自有用處。」李雷聞言大喜，吩咐請羅爺沐浴更衣，拿衣服與羅爺上下換起。羅定上前叩了個頭謝李雷，跟隨家人回公館不提。

且說李大麻子帶著眾人又往前行，只聽後面喊道：「玩拳的送大老爺。」李雷回頭一望，先使拳的人未曾賞他，吩咐「叫賞」。「有！」爺們打開銀包賞了把，那人謝了一聲，收了賞，另到他方而去。再說李雷帶領眾人前進，行不多遠，只見一個大大圈子圍住，在那裡觀看。但見圈子中間一人，面如傅粉，目如朗星，青眉秀目，齒白唇紅，年紀約有十五六歲，手執一把彈弓。只見那個少年人在懷內取了兩個彈子，叫了一個老家人拿去，走有四十步站下，把那彈子擺在頭上。小英雄取了一彈子挾在弓上，扯開發去，將對頭頂把尖上的彈子打去，老家人頭連皮也未曾去一點。眾人看見，一齊喝彩說「好！」沖天賊看見，吃了一驚。只見又有一位老家人，拿一粒彈子放在耳門，歪著頭，那少年英雄又是一彈子打去，連耳朵邊都不曾碰著。李雷看見，驚訝不已，贊聲不絕。看了一會，帶領眾人又走，叫聲：「衝哥，這人打的彈子可有名色？」衝爺說：「恩爹，那頭一手名為仙人躲影，第二手乃是燕子奪食。」說「恩爹不要小觀他，賽過穿楊百步箭法。」李雷說：「這少年有些本事。」說著帶馬下來。

將近紅濟寺，只見山門口有頂四角拖須大轎，百十個花子圍著，不知何事。李雷著人與我查來，「有」爺們一聲答應，走將上去一聲大喝道：「呔！你們這些花子，好生大膽！擅敢搶奪婦女。」那些花子回說：「我們在此等小姐進了香，我們每人都有一個銀包。時常散慣了的，我們大家在此等候，非敢搶了。」爺們問明白。回了李雷，李雷又問：「你曾問他是那家小姐，姓甚名誰，居住何處？」「...小的未曾問」李雷罵了一聲：「王八羔子，辦事這等不精細！為何不問名姓住居，就來回我！快去問來！」那爺們又好趕將上去，叫聲：「花子，我且問你，他是那家小姐？」花子回道：「城中文定橋鄧太爺的千金小姐。因父母病重，求醫難治，自己祈告神明，割股相救才好。今日正逢觀音聖誕，特來還香願。」爺們聽罷，轉身回來又報李雷。李雷聞言，吩咐奔紅濟寺而來不言。

且說鄧小姐帶領丫環婦女，到山門口下轎，有三四位年老家人跟隨送了，大殿拈香禮拜還願。上轎。只見李雷率領眾人進了山門廊下遊玩一番，上了大殿。只見一位佳人，尤如仙子，站立紅氈。兩旁丫環侍立，不覺看得癡呆不動。這邊知客和尚走上來。說：「老爺們進香，請便一刻。此乃孝女，城中鄧太爺的千金，不可窺彩。」李雷說：「他既是閨閣中千金，不該入寺燒香。既燒香，保能攔住旁人？你們把這和尚叉下去。」「是」一聲答應，上來幾位教習，把和尚拖下去了。李雷見小姐拜罷佛，轉身欲走，李雷吩咐「把小姐帶了走吧！」眾教習一擁上前，將小姐搶了，上轎抬了飛跑。有鄧府老家人一見，嚇得魂飛天外，上前叫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怎麼硬搶我家小姐！」那些教習說：「老頭子，誰不知我家大老爺的聲名，誰敢前來擋擋？」說罷，把腳一起，將老人家踢下坡台走了。李雷吩咐：「衝哥保護轎子，快出山門要緊。」沖天賊跟隨轎後，才出山門，只聽得山門外一聲嘈號，抬頭一望，有五百花夫，在頭門擋住，喊聲震地。說「好好把小姐丟下，讓你們出去。若不把小姐丟下，休想出此山門！」各執竹槓叉抓，阻住門內。沖天賊手內未帶兵器，走上殿四下一望，並無伴手東西。瞧見鐘鼓架上一根橫門，係著一盞琉璃燈，身一縱一把，「喀喳」一聲，橫門兩斷，琉璃燈掉下地來跌得粉碎，盞內油都潑得滿地。沖天賊提了半斷橫門，步出山門，大喝一聲：「呔！我把你這些大膽的花夫，還不速退！攔吾者死，讓我者生。」這些花夫那裡聽他，一聲吶喊圍裹上來。早被沖天賊手執橫門，著地一掃，打得一個個跌的跌踉的踉滾的滾的，眾人散去。

再講西廊有一通石碑，上邊睡了一條大漢，身軀有九尺向開，粗眉大眼，黑支支面皮，身穿納襖，腰著破褲頭兒，精腿，足下草鞋。長了一頭的頭髮，旁邊放著一根槓子，又有蒲包，包內有個討飯鉢子。他睡在那裡，有些花子走近身邊，喊了一聲：「花子王，你吃粉不管事，快快醒來！」花子王聽得喊叫，一覺驚醒，爬起來喝道：「俺在此地睡覺，誰要你來吵我！」眾人道：「如今鄧小姐燒香，被李大麻子的搶去，被我們擋阻。他那裡手下有個鐵頭太歲，十分凶勇。你去幫我們把小姐奪下才好。」花子王一聽大怒，跳起身來，拿起風磨槓子，喊了一聲：「李大麻子，你好好的把小姐丟下，萬事幹休。牙崩半字不肯，俺這槓子與你有些不利！」李雷看見，連忙叫聲：「衝哥，這個花子這樣凶形，與我拿住了。」沖天賊一聲答應，手執在門迎將上來，大叫一聲：

「呔！你知道鐵頭太歲沖天賊在此，還不來領死，等待何時！」花子王聞聽此言，大聲大噪，舉起風磨槓子劈面打來。沖天賊舉起攔門招架，只聽得「喀喳」一聲，橫門兩斷。衝爺吃了一驚，花子王一槓子掃來，衝爺連忙跳出圈子。列位，並非沖天賊鬥他不過，此朽木橫門，何能擋風魔之槓。衝爺手無寸鐵，只見花子趕來，迎頭一槓子打來，衝爺把身軀一讓，轉過身來，步子一搶，躡將上去，把槓子一奪，一腳照小肚子上踢去。花子王未曾存神，一個斤頭跌倒在地。衝爺一腳踹住胸前，一手卡住喉嚨，說：「誰處來的死囚囊的，爺爺今日要你的命了。」揮拳就打。花子王喊道：「莫要動手，服了衝爺了。」沖天賊說：「你不是本城人麼？」回道：「小弟是陝西人氏，與衝爺同鄉，米脂縣人。」「你姓甚名誰？」「小弟姓仇名雙。」衝爺道：「莫非江湖人人稱為花斑豹的仇爺麼？」說：「正是。」衝爺連忙丟手放起，說道：「怨小弟不知，望仇爺休要見怪。」仇爺說：「豈敢豈敢，還要衝爺照應。」衝爺說：「仇爺，你可跟隨與我恩爹，抵你三十兩一年，四季衣服，皆是大老爺的。你心下如何？」仇爺說：「衝爺說了就是了。」沖天賊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去退了花子，保著轎子回去，算你初進功勞。」仇雙答應一聲，手執風磨槓子，喝聲：「眾花子，快快與我退了。不然我槓子與你們有份。」眾花子見花子王降了鐵頭，一齊喊道：「不好，花子王降了李大麻子了！你回回搶小姐的銀包比別人多些，今日為何起這男盜女娼之心？」仇爺走出山門，上了大路，眾人擁護著轎子而去。眾花子不能攔阻，大家商議：「我們抄小路去送信與公子便了。」大家言定，一哄而去。正是：

人心難味無私曲，屋漏之下有鬼神。

這些花子平日感小姐的大恩，所以今日舍死忘生相報。且說鄧小英雄叫做神彈子鄧林，因同姐姐出來進香，他大路旁打彈子，離山門不遠。正同老家人迎上來，只見眾夫趕到面前，叫聲：「公子，不好了！小姐進紅濟寺拈香，被李大麻子搶去。如今奔溼水去了。」鄧小英雄一聽大怒，道：「在哪裡？」花夫指說：「那裡，一簇人走的便是。」鄧林手執彈子，催開坐騎，發了一個響頭趕上，大叫：「李大麻子，好好把我姐姐丟了，萬事幹休。若還半字不依，試試爺的彈子！」漸來漸近，李雷正然高興，搶了小姐奔走，只聽得後面鑾鈴響聲，聲音喊叫，轉身一望，看見神彈子鄧林，「哎喲」一聲說：「老邵呀！神彈子來了，怎麼樣？」邵青說：「叫轎夫快些走。」眾人見了，先各走開。鄧林在後看見轎夫抬著轎子如飛而走，他便開弓照抬轎子的小腿肚子一彈打去，只打得連皮帶肉一個大洞！轎夫大叫一聲，攢下轎喊道：「打死人了！哎喲，我的腿沒得了。」李雷在前聽得哎喲聲，帶馬而逃。眾

人一哄皆退。眾花夫上前說：「李大麻了溜掉了，小姐丟下了。」公子就叫花夫：「你們抬了轎子。」有家人趕到，一個個保護轎子，一直進城到了文定轎鄧府門首，抬進福祠下轎，有丫環攙進。公子下馬進來，叫家人賞眾花夫每人二兩一個，眾花夫稱謝，得銀而去。

且說鄧公子進內見了父母，說姐姐到紅濟寺敬香，險些被李雷搶去。多虧眾花夫把信，是孩兒救回。細說了一遍。小姐大哭一場。鄧老夫婦聞聽，魂膽皆飛。說：「罷了罷了，幸得救回，真乃萬幸也！」登時吩咐焚香點燭，答謝神明。又吩咐今日上下合家有酒，要吃個太平宴。眾人歡喜。

不提鄧府之事，且說李雷被鄧林嚇走，定了一刻聚在一處，李雷道：「老邵衝哥，你們膽子如此這等小，被此小小孩子一聲吆喝，如何逃避？把我大老爺臉都丟盡了。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，你莫說玩話。我的頭和耳朵要緊。他那彈子來得厲害。」沖天賊說：「恩爹，非是孩兒懼怕與他，那彈子是沒有躲閃的東西。故而讓他。」說著，一行人進了公館坐下，李雷大喘，說道：「費了一片心機將鄧小姐搶來，又被小鄧子奪回。我大老他豈肯與他干休！老邵呀！快快與我大老爺相主見，將鄧小姐弄到手，你還在府中陪我大老爺起坐。如若沒有，定然把你叉出。」邵青聽說：「鄧太爺又現在，他家千金，如何弄得出來？這個主見難想。」李雷說：「你沒有主見...」叫左右：「把這畜生臉代我又出去！」左右答應一聲，來叉邵青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